

焦點評析

川普主義2.0：東亞盟國外交政策的反轉

The Reversal of East Asian Allies' Foreign Policies Under Trumpism 2.0

盧信吉 *Hsin-Chi Lu*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前言

2024年11月川普(Donald Trump)再次代表美國共和黨，於投票率63.96%的第60屆總統大選中獲得7,732萬張選票(得票率49.8%)及312張選舉人票，對比代表民主黨的前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獲得7,501萬張選票及226張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位前總統參選並再次取得執政權的總統。選舉結果不僅顯示民眾對於拜登政府執政下社會發展成果的不滿與失望，更期待改朝換代可能帶來的未來榮景。美國政治的現實說明，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口號不僅是過去掌控國際秩序霸權榮景的描述，也是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在不同階段逐漸消失的權力象徵。

二、難以改變的不確定性

川普從第一任期於2018年3月對中國開啟的貿易戰，乃至於今(2025)年4月2日，對全球經濟體課徵不同稅額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所引發的衝突，讓美國嘗試重新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川普再次

就任美國總統後對世界帶來的衝擊畫上等號，其指稱相關行動係為確保美國與相關國家之商品可獲得公平競爭，但實際上所代表的經濟與戰略目的卻昭然若揭。或許從川普眼中這是一個再創美國霸權的想像，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核心目標的執行過程，建構「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世界框架。然而時過境遷，與五十年前的戰後秩序相比，國際之間的互動模式與過去現實主義者論戰的世界有著極為不同的改變，當前國家行為者一旦確認彼此間對於國家發展以及戰略目標的認知產生歧異後，將因為資訊的快速劉童而有更快速地回應，目前看來這些預測的回應之道將使當前的國際結構開始逐步崩解，美國的東亞盟國也將面臨國家安全及相關因應政策必須進行調整的困境。雖然，無法預測的社會科學結果才是這些模式改變的精粹，但對於當前的國際關係來說，川普及其領導的美國政府成為其中最不確定的地方，才是當前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者最難以理解之處。

即便川普的第二任期剛剛才屆滿一百天，但從東亞盟國的角度來看，川普政府的相關作為可以被概述為一種對於當前穩定制度的變革，只是這項變革在沒有經過既有的外交模式溝通下，驟然由單邊政府宣布施行，與過去重大國際政策的改變會考量其他國家的外部效應而進行逐步調整，或者在各種談判模式中不斷確認底線與政策衝擊後果後，由各方「同意」或者「認知」後施行顯得扞格不入。即便當前存在的國際體制繼承自西發里亞體系 (Westphalian sovereignty)，講求主權獨立的各個國家彼此之間有著一定的自主空間，但同時間承認大國權力運作才是現實國際政治中的主要原則，因此各國不能免俗地追隨著大國對於既有現狀的認知，成為行動準則中的主要前提。只是川普就任後及其領導的美國政府，悍然成為當前國際現勢中最大的影響變因，東亞國家領導者如何調整國內的政治局勢，藉以因應國際結構的變化就成為東亞國家的考驗。顯然從 4 月 2 日所宣布的對等關稅政策來說，不論是哪一個國家的提早準備都未能得到預期的效果，在難以與美國政府溝通的情況下，或許部分政策與其脫鉤成為不得不的選項。

三、長期避險思想的反擊

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外交政策中對於強權的應對策略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制衡、避險、適應以及扈從等面向。檢視邁入全球化連結二十一世紀下的國際關係，國際社會的行為者因為彼此間互動模式複雜且多元，難以透過單一價值的判斷與理解，落實單項長期且持續的外交政策，國家行為者單純選擇制衡與扈從的比例並不高。除了少數在地緣條件以及商務互動模式中完全呈現不對等情況的國家外，相對而言，一個擺盪於兩個絕對選項當中的避險政策顯然較為當前國家行為者所接受。特別是身處於強權國家地緣政治勢力交界的邊緣地帶國家而言，更是如此。一個具有彈性且能夠取得國家發展資源的外交政策，較孤注一擲的政策選擇更讓處於危機中的國家行為者更願意採納，也成為當前東亞盟國在民主化後更願意轉移政權的主要原因，透過左右共治的政府調整外交政策成為一個合理，且能夠滿足民意向背的主要政治決策模式。

即便過去的國際結構較區域性的強權國家更接近國家發展的價值與立場，其政策立場的轉變仍可能造成短期間內對於國家利益的衝突。一旦這樣的立場轉變沒有附帶清楚的溝通管道與長遠的計畫說明，就可能對於當前盟國國家產生不必要的誤會，進而改變其外交政策與立場。這樣的避險思維模式在接近於反射性回應的情況下，可能造成的結果就是改變區域內盟國內政黨執政的更替，以及對於美國霸權信賴程度的降低。無論如何，這都不利於美國霸權的長期維持。而川普政府對於如何維持既有的美國霸權顯得左支右絀雖然令人疑惑，但東亞盟國在抉擇國家可能的選項時，如果仍舊維持現實主義者對於國家行為者的「理性」的假設的話，將不可避免地在某一個美國霸權衰落到無法掌控東亞局勢發展的階段下，退出穩定區域和平發展的價值聯盟，目的過於著眼於短期利益可能所造成外交危機莫此為甚。

從東亞盟國的角度來說，沒有一個真正的價值能夠長期為某一個單一霸權國家所掌控，如何維護國家安全與主權的選項也是如此。東亞盟國長期透

過避險策略換取生存空間的歷史記憶淵遠流長，更可能在尚有其他選項的同時，逐步調整國家發展方向。價值取向的轉變正在當前的東亞盟國中發酵，如何辯證其中的價值所代表的政策意涵，將透過更多的選舉制度說明，這不啻是「民主政治」的真諦。

四、外部安全壓力的轉換

冷戰過後最大型的軍事衝突，一如既往的發生歐洲大陸之上。令人較為意外的並不是主導武裝衝突的仍舊是極權國家，而是民主盟國彼此間仍然因為國家利益認知的差異而不願互相協助。不論這些民主盟國們是否認同當前的美國霸權，這個既有的國際結構確實維繫著開發中國家與未開發國家努力向上的基本連結，從經濟穩定發展到政權和平轉變的歷史案例中可以得知期有著高度的關聯。過去東亞盟國「安全倚賴美國，經濟連結中國」的切割方式雖然已不被當代美國所接受，但終究有其發展的脈絡可循，諸如當前川普政府的目標還是希望維持既有的霸權體制，只是最大利益必須回歸的美國本身。一旦這樣的結論可能發生，則可見川普政府仍然願意提供區域發展下的基本安全屏障，或許川普辯證的方式難以預料，但至少可以預見美軍所代表的國家安全防線不至於完全消失。檢證當前的歐陸戰事發展，東亞國家或許需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挹注於提供國家安全防線的美軍時，將帶來國家安全利考量中的另外一個契機，東亞盟國是否面臨到需要調整外交政策的階段呢？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韓國/日本」雖然難以完全比擬，但不可諱言的是這說明東亞盟國對於可能要面臨國家安全威脅時的困境。「疑美論」除了說明美國過去的案例表現不盡如東亞國家之意以外，更說明東亞國家並不如過去一般，願意在價值選擇中孤注一擲。對於台灣等東亞國家而言，親近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價值雖然是個優先選項，但同時也需要美國給予「民主盟國」更崇高的外交地位與更優惠的貿易政策才能繼續維持。否則，在多數東亞國家都已經轉換成民主體制的同時，說服國內民眾單純盲目地信仰未來的美好

藍圖，顯然不切實際，更何況這些東亞盟國中多數都已經經歷政權轉換，以及再轉換的發展歷程，是否獲得執政的權力成為其政治選項的驅動力，難以兼顧是否呼應美國領導霸權體制下的其他想像。

五、代結論

當前由川普政府所引發的系列互動尚未結束，其所倡議的「對等關稅」衝突也還沒有結論，因此，美國是否達成「再次偉大」的宏偉目標莫衷一是。對於東亞盟國而言，是否真正選擇繼續追隨美國尋求當代國際社會發展的模式，也還需要逐步摸索。或許從民主制度的意義來說，這些都需要透過更多的價值辯證與政治說明，來形塑真正的國際秩序。美國 2024 年的總統選舉結果對全世界帶來了一個新的挑戰，將成為 2025 年東亞世界的發展背景。對於即將發生的韓國總統選舉，可能的日本首相更替，以及台灣發展政策的選擇，都是可以討論的焦點議題。但從韓國與日本重啟中日韓峰會的同時，台灣也必須要思考外交政策是否可能仍有其他選項。

責任編輯：蘇君璦

